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十九
至九十一

13
849
318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八十九
849
318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四

備禦第二

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

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

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

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

議即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
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
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
質享當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
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
初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
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沮壞也音材汝也今單
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問音居竟
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于漢而以直義來責也
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

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諉許辭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音許遠反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
肯令見漢使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病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亦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
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
獸音一涉反
故大故謂國帝繇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
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宅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

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之闢二者

皆微徵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

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

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

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以來明之以秦

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

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請之士石畫之臣

甚衆石大也又日石言堅固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

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

如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

之答然後匈奴之解結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侵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

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

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工完

見也切墜古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一虜不可得見

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

餘年操持也音千萬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

海積土為封而又禪際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

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比哉匈奴中地名也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斃費者不永寧佚與逸同是以忍

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

而不悔也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稱反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

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樂侯以烏孫五萬

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鮮少也

先踐及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

誅兩將軍故比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

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蘭此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

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強音其西切何者外國天性忿讐

讐狠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

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

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

宛之城蹈烏橫之壘探姑繒之壁

姑繒謂西南種也在益州藉蕩

姐之場

羌屬籍猶也姐音紫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

過旬月之後遠不離二時之勞

離歷也三時為一時

固已犁其

庭掃其穴

犁耕也

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

蓄古

災字也

唯北狄為不然直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

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

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

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

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

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

所震

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拆斷

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

較擊言使車交馳其較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

圖謀也

置城郭都護三

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為康居烏

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

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嚴尤為王莽將莽分匈奴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之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蠹之螫毆之而已

蠶古蚊字也蠹音盲螫音式亦長毆與驅同

故天

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

戍約少也少齊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

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同反艾讀曰又

次下亦同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

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完中酒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

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

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援引也音

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

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

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調發也音徒均計一反屬音之坎反

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

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

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 物胡謂死也 餘糧尚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

舖餼薪炭重不可勝 舖古金字也餼釜之大口者也餼音富 食舖飲水

以歷四時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

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重直用反 不得疾行虜徐遣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

又累輜重 累音力端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

行不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

臣本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謂率道見之奔不兵且以擊虜

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屯田平

陽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正月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

降羌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

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

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冊府元覽 外臣部 卷之九百八十九 七

幽州部置領烏桓較尉涼州部置護羌較尉皆持節
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騎通
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
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牛車為護羌較尉
持節如舊

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
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
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灌溉流通如令走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
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

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
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朱茂屯田晉陽盧
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寇邊帝遣謁者段忠將眾郡
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
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
建屯田驅車轉運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郡施刑
屯邊施讀曰施施解也謂有赦令
去其鉗欵赭衣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何候
望敵之所
修烽燧

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庫沱河以備匈奴
時帝以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

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是歲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嘗山關居庸關以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

二十一年冬詔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

善王車師復附匈奴

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北空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奠韃日逐王北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此為南單于繇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
 衆向化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
 內布於沿邊諸郡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
 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
 無禦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
 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較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
 家之邊慮帝從於是始復置較尉於上谷寧城開營
 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之世皆保塞無事
 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北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
 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柳及副較尉王郁留西河

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

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

後以爲嘗及悉復緣邊諸郡

二十七年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

尉趙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

二州繇是而定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營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

原東觀記月草創首合未
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

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鼻桓鼻桓

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詔須

十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鄭衆覺

之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繇是始置度
遼營以中郎將吳堂行度遼將軍事副較尉來苗左

較尉闡章右較尉張國將黎楊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柏光武以幽冀將相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五千又遣騎都尉

秦彭將兵屯美稷

十月詔三公幕柳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

咎請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

占著邊縣亡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徒

者賜弓弩衣糧

十六年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高闕山名以因奉名塞在朔方北

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

武帝因以各縣屬張掖郡在其州張掖縣東北駙馬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

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又名

折羅漢山留兵屯伊吾盧城本匈奴地名既破呼衍即其地也置宜來都尉

以為屯田伊州職縣伊吾故城是也

九月丁卯詔命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

勿咎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

從者恣聽之

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也張國

暨掖故曰張掖故城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在

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

張出燉煌崑崙塞崑崙山各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逐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各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

駙馬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耿

茶為司馬與奉軍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

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較尉乃以耿恭為戊巳較

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闕寵為戊巳較尉屯前王

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巳較尉闕寵

屯章師前王城耿恭屯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闕寵上

書求救帝乃詔公卿合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

司空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

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推時後無遺事

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

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

七救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

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軍師於交河城帝

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較尉不復遣

都護

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
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耳還其生
口以安尉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
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僕素
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
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
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
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

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
虞延叱之倫及大鴻臚畜彪各作色變容司隸較尉
舉矣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帶各有所
志益事以議從策繇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
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屐帝竟
從安議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都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
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
繫者皆減死勿管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

戊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左較尉耿夔所破道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來繇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求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師農尹睦同安議

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逐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繇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帥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

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
 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
 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
 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
 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
 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
 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
 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
 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
 彌費其費過倍乃是空盡天下而非策建之要也詔

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極急負勢言辭驕訐

至詆毀安稱光武誅帝歌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

坐非帝讀視書自殺大司徒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

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

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

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頓之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滅死一等詣燉

煌

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
 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

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

十四年二月乙卯脩故西海郡

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

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繕脩之金城即蘭洲縣也

徙金城西部都尉

以戍之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寇嘗山乙丑初置

長安雍二營都尉官

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京州近羌殺犯三輔將兵衛護國陵扶

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五年二月先零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

南度南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

趙國嘗山中山繕作塢嘗六百一十六牙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

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

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勿遣弔

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明年遂

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

斷俎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

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

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

生口者皆與贖直繻人四十疋小口半之遂成死子

洎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陞少事是歲初置漁陽營

兵伏候古今注日
置營兵千人也

延光二年張璠為燉煌太守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
呼衍王嘗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鈇
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
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
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
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
交河城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
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蠻夷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
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

長之計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後黔首
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袖
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
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
以單于孤恃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脩藩臣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
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
向奴暴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
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恣增膽勢益
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

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為燉煌宜置較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徒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為燉煌太守時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

毗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較尉居燉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璫為太守遂建三策

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議燉

煌隴西及度遼營

漢官儀度遼將軍屯五曼柏縣

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勅陞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丁亥鮮卑犯邊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

北界告幽州刺史及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

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較射

調選也五營五較也謂長水步

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較尉也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甲

因此數寇南却殺斬將王

匈奴有左單于憂恐上言右漸將王

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

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

五年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

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

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

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

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殺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

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

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

其冬澧中漫中蠻果爭貢市非舊約遂殺卿吏舉衆

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

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

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

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歲餘兵穀不繼

帝以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

帝以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

皆議遣太滸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
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
盤結不弇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楊數被徵發
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
徵發遠赴千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
可二也南州水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
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北至嶺南不復
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馬程而去日南九千
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斛不計將
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

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
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
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勞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
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
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
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爲太守刺史悉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
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從其吏民北依交趾事
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幕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

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繇是額外復平

五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瘦若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與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會宜令續深脩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議備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是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二百所置屯兵
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辛巳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
戊

和平元年十一月辛巳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戊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戊
二年閏九月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戊

永壽三年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
九真都尉魏郎擊破之復屯據日南

靈帝熹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
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

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
立功自劾乃請中嘗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
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戎猾
憂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閭頰滌海之
事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
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
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
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
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

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鐵鉞而竝出
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
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
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財力勁健益智益生如以關塞不嚴禁網
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
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段鮮卑種衆不弱于
叢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

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
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蚿搔中國之困胷背之廩疽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耻呂后棄慢書之詆方之於今何者爲甚
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管無蟲螳狡寇計爭
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肝食
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皇人
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

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
首而猶爲太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
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
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昔畔今
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思惟羞威不行則
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
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脩况避不嫌
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贖又當動兵非但勞民
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
急雖成都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

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遺柴猶在文章俱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
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
即將藏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
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
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
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光和三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
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授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
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八十九
備禦二
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
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
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
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
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
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
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
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
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
悠遠不能自開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

醜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王僭號以圖不
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
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伏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
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
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
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
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
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君近
遠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十必有破敵

之效車騎將軍掾應邵駁之曰鮮卑隔在漢北犬羊
爲羣無君長之誼羸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
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
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國
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
續烏桓較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
坤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
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少緩則
陸涼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
旣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練帛聚

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
後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
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契屬得其死力當恩漸滂
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
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詔善守王各遣使奉獻西域
遂通置戊巳較尉

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而巳
冊府元龜

此故天雖將軍孫應即取之曰詳軍馬在漢地大半
為羣無君長之制羣居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
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求靡服有欲中
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致難為害是以國
百官大會博堂皆致辯辯者有奴反叛也遂將軍馬
少細不可會卒望也請卓對與備財饋又費於多請
太守李參武請育時必稍獎豐其氣以當思漸漸
為百慕翻開永時十善不姓津簡其赫更其牢賞
外錄朱參而羨為日害收更姪制其可與平望思以
於熱之豈深恐其其又逃賴備辦則無煩於其今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五

備禦第三

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鄴善等王各遣使奉獻西域
遂通置戊巳較尉

明帝即位務欲緩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
先是黃初五年步度根赴門貢獻厚加賞賜
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可此能衆遂疆盛

晉武帝時關隴屢爲氏羗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氏
齊萬年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
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
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
贄幣不同風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
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
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
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
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
德之君咸未能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

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高
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
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
此其已然之効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
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
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嘗雖稽顙執贄而邊
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
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兼小轉相誅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

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
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雜之間野瞞之屬害及濟東
侵入齊宋陸渾邢衛南夷比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
齊桓攘之存亡繼絕比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
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
吞蠻氏晉弱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
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
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後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
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
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崇周豐鎬之舊也

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
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
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
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
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郡羌奔駭互相扇
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
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
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其河內及遣北軍中
侯宋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
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

雖繇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焉賢徂伏終於覆敗紀明臨衝自西阻東雍州之戎嘗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叛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行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芻鹵鄭

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其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計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從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折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

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艱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克國子明能以教萬之衆制群羗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羣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害易定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扎差昏天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穀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

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後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羗戎離散心不可一萌害未及彈而後變復橫出矣谷曰羗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

退繇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離流邊未鳩關中之人戶皆爲離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予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瀕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穢於溝壑

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盜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必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爲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

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羗渠蘇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却散之變發於殺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羗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

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忌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湏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西涼李暠脩燉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

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二十萬斛詣高句麗

後涼呂光時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嚙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

後魏明元太嘗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

戍衛

太武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士若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較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嘗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形正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

原等屯于漢南以備蠕蠕

大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

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窟臺事大將軍長樂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蠕蠕

太平真君五年帝蒐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此賊未

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戎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

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在千里

九年十二月北討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

守而還

孝文延興五年六月典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太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此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賣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右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脩忽無嘗故也六鎮勢分部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遠之益如其一成惠乃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

城於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往至且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專專習戈楯二萬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月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當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癸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貝勒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

北鄙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餽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鄙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嘗游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遂之以禮怒之以情闡外之事

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逾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是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勅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漢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問曰昔漢

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播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追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得臣以爲宜有乃詔問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在問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

引愆免冠謝罪帝謂閭曰蠕蠕使卒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凌辱恐其還化必被謗誣昔劉准使殷靈誕每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喻蠕蠕

孝明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倫表曰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

俗政使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視一方亦繇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上中業隆不世赫雷霆之威震熊羆之旅方後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案劔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於時醜類送款闕上亦述遵遺志念大明臨朝澤及行蕃國富兵強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往日梁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絕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

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儻即歸
附示之以躬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
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繇來久矣
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不一
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
則可豐其勞賄藉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
優以正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
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鄰生之辯騁終軍之
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况極
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

獲已應出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
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詒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
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除
舞干戚以指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大
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
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
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案甲養民務農安
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弁而遽虧典制將
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
莊問昝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

方欲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懽抗分庭之義將何以暇文命之景業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為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眾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

時帝以沃

野礪薄骨律武川撫宜柔遠懷方禦夷諸鎮至改為州其郡縣戍各令淮古城邑詔河南尹鄴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且置立裁減去留諸兵積粟以為邊脩

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

如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為河南大德簡發勇士

北齊神武為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墜四十日罷

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

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

時鮮卑又簡羗人之勇力絕倫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三年十月乙未幸離石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成百四餘里立三十六戍

時揚裴為都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

詔裴監築長城作罷行南譙州事

外臣部

六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十二月先是有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十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

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渾維扶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武成帝清河二年三月詔司空斛律光督氏營軍士築戍於軹關

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

脩城戍

後周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為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竭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脩築長城一旬而罷

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
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距綏州南出勃嶺綿亘七
百里明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
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又黃門侍郎劉行本以
堯項羌密邇封域最為難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
蠻遵較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
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
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
至請付推科
帝奇其志

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十二月

乙酉遣泌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

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萬脩築長城二旬而罷

七年二月癸丁男十萬餘脩築長城二旬而罷

日前周宣

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遣長孫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哀乎因與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繇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脩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君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征易可離間因上表高祖大悅因召與語晟曰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

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表引君攝圖使上及間既行果相猜貳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靺鞨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慶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孺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亦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長孫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業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音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湏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柔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帝曰

善
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

澤彌厚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有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藩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

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各渾易可并吞帝繇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

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余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

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啟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使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呈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亾脅令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其王高元不用命

始建征遼之策

四年七月辛巳癸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

六年遣侍御史蕭節召突厥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服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卽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分爲兩

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徽諷
 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
 匱有好心吾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
 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
 重且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
 之使者諳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
 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
 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
 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
 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

每有怏怏之色

又云裴矩絕反間於突厥首長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逼竟

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異

十一年八月帝王鴈門為突厥所圍內史侍郎蕭瑀
 進謀曰如聞始畢託較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
 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
 祖解平城乃是闕氏之力况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
 大國之援若發一軍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
 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
 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
 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場帝從之於

是發使詣可賀敦即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

後獲其謀人云義成王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

警繇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

狂恠為冠勢何能為以其少時未敢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何池却守

唐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來吏

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

寄居于靈州割弁五原榆平之地於是突厥遣處羅

之子都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處河南之地以靈州

為境

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脩治堡同以脩胡

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

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

未悉從化潛窟山谷切懷首鼠寇抄居民侵擾守候

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分命驍勇方軌

齊驅跨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天懲即就誅夷驅略

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

五年六月辛亥劉闡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

軍元韶為斥州道行軍總管以脩邊

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范之反為所

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滑州刺史且維生援之

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將軍段德操雲州管李和等率兵以拒之

丙辰頡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鴈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勣爲齊州總管太子左衛率蘭暮爲亳州總管驃騎將軍張德政爲鄆州總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子孫和兵越雲中以掩河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趨夏州邊其歸路辛酉帝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後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璠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

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尅捷而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還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

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爲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

七年六月遣邊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備胡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

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

五月己酉帝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爲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爲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立於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

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二軍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頰爲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以太嘗卿竇誕爲叅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爲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爲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爲井鍬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爲羽林將軍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爲奇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爲天節將軍右武侯將軍安脩仁爲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爲折威將軍左武侯將軍王長諧爲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爲平道將軍錢九隴爲苑游將軍簡練士馬將

圖大舉焉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彈箏硤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

七月甲辰帝謂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禮同敵國今既人面獸心不顧盟誓方爲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後書改爲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寇相州叛胡睦伽隨攻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蘭暮與突厥戰於新城不能尅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大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寇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

亥突厥寇潞沁韓三州左武衛將軍安修仁擊胡睦伽隨於且渠州破之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

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之

九月正月辛亥突厥聲音入寇勅州縣修城堡謹烽候

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勅兵以備胡後

竟不行

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滑州遣左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六

備禦第四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簡較戶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各陳禦寇之策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禦戎躬親剪撲

冊府元龜

外臣部

卷之九百九十一

先事滅之然後施行公輩不須爲慮也已
高陵辛巳行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方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頗有人心何得全志大思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繫思力於

門下省于時兵將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耀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於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曜

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朕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嘆曰非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瑄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

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我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不能忘懷也又凶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彼旣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略宏遠誠非愚臣所能及也九月丙戌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蕃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壬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

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
畿設險邊塞式遏寇雠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
喪亂黔黎凋盡周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
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以來東
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涇
渭蹂踐禾稼駭懼居民喪失旣多虧廢生業朕分命
師旅挫其鋒銳頗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
驅侵未已御以長策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
寨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蕃
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

役畚鍤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勛勞用深休惕加以普
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卽科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
予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醜虜馮陵寔爲民患
其城寨鎮戎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
民且共營辨所司具爲條式務使成功宣示閭里明
知此意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僚反請兵討之帝
曰僚依山險蓋是其嘗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
不弘德化先縱兵威豈爲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
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

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
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藩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
家不遠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
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爲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
所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
彼旣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
甲存信臣以爲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喪滅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爲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
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爲弟兄不可以不
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

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信彼
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
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大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
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
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
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
命分其種落浮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
織百方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
北可嘗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講准漢武時置降

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囚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寃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偏適王

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必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伐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都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雒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故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

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
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
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蕃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
彥博旣口給引類百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
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
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
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
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
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
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
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鞞鞞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
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
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
爲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殺君罪大
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
有表疏告難陛下且賜璽書以隱之其旣獲自安必
當順以聽命更恣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
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編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爲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鞞鞬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爲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丹幟二國兵至速而陳

之彼見者以爲我兵必皆奔走此爲二策百濟國負海之險不修兵械男女分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爲主爲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爲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爲四策爾宥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難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齋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卽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十八年九月乙巳相里玄獎使高麗還玄獎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輒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天子出師吊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雷下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誓服爲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

獲無以威示遠方更發怒再興衆兵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隨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爲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仰中聖策延隨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爲失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美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誤而竟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便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蕃戢兵敦好而高麗姦惑攻擊

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
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
蘇靺往遼東問罪蜀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

十九年七月帝征遼東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
從行文武亦以為摧高延壽拾餘萬軍高麗膽碎乘
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
相會直取烏骨渡鴨綠水迫其離心安有機變掃清
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行師與
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微幸今建安新城賊酋十
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

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
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
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宗等發勝夏寧
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令勝州都
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原寧鹽慶
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三州突
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先
又領軍人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
延隨虜其隨馬數千口葉護犯邊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其擊薛延隨多彌

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隋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介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同入以爲聲援初薛延隨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迎親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師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以足矣於是稅部諸羊馬以爲聘財或說可

汗曰我薛延隨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爲一國王何有自征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置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隨先無府賦調歛其國往返且萬里旣涉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旣而其聘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如是反其

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陁邊境得以
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
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每
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
強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匍匐
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長雜姓非
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拾餘部
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延陁爲我
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
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遵服之夷狄之人

豈無思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
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
弃之其爭擊延陁必矣君其志之旣而李思摩數遣
兵侵掠之延陁復遣突利失擊思摩志定襄掠百姓
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邊已出塞而還帝以其
數與思摩交兵乃壘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
可汗我天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
可汗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帝答以優詔而止其
兵及大宗拔遼東諸城破駐驛之陣降高延壽聲振
戎狄而莫離支潛令栗靺鞨誑感延陁啗以厚利延

隋氣懾不敢動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緒發并汾步騎萬人往戍州發遣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

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落爲匭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埴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刺施部爲挈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爲監伯都督府以攝舍提啜啜部爲雙阿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婆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爲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頗請討之由是國內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旣而京師囚那利而遣左領軍鄧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

至龜茲東由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羯獵頭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胃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胃與羯獵頭決戰大破之擒羯獵頭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爲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爲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

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稅涼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姜恪右相閻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嘗伯雀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嘗伯許圍等議之謀發兵先擊土蕃閻立本日自去歲以來徵少甘澤粟價騰踴倍於嘗年間閻之間大有饑乏今又遠興師旅將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爲未可契苾何力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寇連接臣恐大軍終到便卽西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糧雖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煩救援蠻夷無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恪曰

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乘勝逼之必不能禦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既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拯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議竟不定谷渾竟不移而止運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充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勅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率服曩爾吐蕃僻居避裔吐渾是其隣國是乃奪其土宇往者暫遣偏裨欲復渾王故地義存拯故事匪稱兵輒肆昏迷潛相掩襲旣無備預頓喪師徒因此鳴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按甲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惠愛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專爲寇盜或改團鎮戍或驅抄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隙乘間倏來忽往比止令鎮遏未能卽事翦除莫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分命將帥窮其巢穴尅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人擅駑雄宜令關內河東諸州

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揀卽以猛士爲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爲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我比務在安輯未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息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

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卽一舉而滅之矣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收糧儲必待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環甲冑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俊傑安能克滅兇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禕之對曰臣觀自古聖王明君皆有夷狄爲梗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馮陵未足爲恥

願戢萬乘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曰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凶奴陸梁邊夷桀黠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狠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就擒和好灼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起曰臣以爲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棟士卒一舉滅之帝頗謂黃門侍郎來嘗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虔助等差爲優耳嘗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爲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之是年以吐蕃犯塞迭州人魏真宰

詣闕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論武者則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爲首而不考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宴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竝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士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抑又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仗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

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成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
勣平遼東雖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
無嘗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是知大將之
臨戎也以至爲本漢高祖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鬪
智魏武之神機冠絕循做法孫吳有頂籍之氣袁紹
之基而背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
朝廷用人額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
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
如何使當關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
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

尅謝玄以書生之資拒符堅百萬之衆卻超言其必
勝雖復時有古今求之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
其氣銳之與識畧耳昔李左車陳湯呂蒙馬隆孟觀
竝出自貧賤勲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爲將以四海
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本故
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
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
古人云國無紀綱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罷不能行則
賞以難信故人間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

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勲庸漸傾倉庫留意雖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須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紀不行動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如秦懷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炤遠而不炤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

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大宗審其姦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又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又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蕃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止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斃之道不積百萬米無爲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猶狐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也則我明而彼暗

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
憂其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曰彼國嘗用其
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必云戰不顧死則兵法許
敵能鬪當以致策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邊將能
殺吐蕃使伏屍蔽野流血成河斂其頭顱聚爲京觀
臣恐此虜聞官軍鍾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
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覆我師徒軍人
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
師拾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
可得而濟又今秋之行仰籍馬力不得數十萬匹無

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辦二
十萬衆二年資糧馬五十萬匹北滅吐蕃使往還足
用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太
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計當今之戶口其
數卽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
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
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稅
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兆庶但是挂籍之戶口別稅錢
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甘稅又請放天下禁馬州縣
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匹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

不得使其隱漏不過三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疋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錢加價爲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旣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遂生罪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竝徒步而起亦無聞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籍馬肆匹其吞噬有情禁馬科格甚嚴楊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故虜以馬爲疆若放人乘馬則市取其疆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滅胡虜之盛私馬旣多還是官有

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王理有變通事無嘗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爲未失帝覽而善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則天神功元年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西戎疎勒等四鎮極爲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我國兼之矣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於大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

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虜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維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荒徼外以爲限窮貨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

四帝之儲實是於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帑空虛盜賊蠡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獲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畏之詞也上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

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都宣帝納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

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弃甲兵於塞上則嘗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授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願陛下弃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域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

待勞則戢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擄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瘁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